



良心茶遊記

●良心

# 駝峰航線最大悲劇(下)

「峨眉號」空難受到國內外各界強烈關注，一是因為機上載有中國空軍一批未來骨幹，還有一位中國化學兵之父，給中國軍界造成的損失巨大；二是「峨眉號」機組成員背景顯赫。以林大綱為機長的「峨眉號」機組4人，是國民政府軍委會航空委員會精心選調的。這個精英機組專門執行特殊飛行任務，直接由委員長侍從室調動。他們的飛行路線、飛行任務都絕對保密，就連航委會都不知情；三是「峨眉號」失事始終是個謎，沒有人曉得這架飛機到底遇到了什麼突發情況？

林大綱機組的4個人，個個都是當時空軍精英中的精英。就家族背景來說，最顯赫的是報務員薩本道。薩本道叔祖父是北洋水師著名將領薩鎮冰。薩鎮冰辛亥革命後曾出任海軍總長，暫代國務總理。薩本道堂兄弟薩本棟是中國立門大學首任校長。叔伯兄弟薩師俊是中國近代海軍將領，抗戰時期任海軍中山艦艦長。1938年在武漢對日作戰中犧牲，是抗戰中陣亡職銜最高的中國海軍軍官。薩本道1906年出生於福州，養父薩福鏞是辛亥革命烈士。薩本道畢業於中央航空學校，是一位優秀飛行員。

機組副駕駛井守訓也是一位資深飛行員，上尉軍銜，真正駕駛資格，調到林大綱機組後才擔任林大綱的副駕駛。井守訓是山東省觀城縣人，中央航空學校第六期畢業。歷任各部隊飛行員，及中央航校洛陽分校、空軍官校飛行教官。機組機務員房蔭樞出生於天津，畢業於北洋大學機械工程系。也是有名的中國空軍飛行員，曾負責C-47運輸機的飛行訓練和任務，並作為機械師參與過蔣介石專機出國飛行任務。

除了機組4人外，「峨眉號」機上還有乘客18人。18位乘客中除了在汀江機場轉機去昆明的美國陸軍航空兵第十四航空隊的1名尉官和5名軍士外，都是急於回國參戰的中國將士。其中有中國空軍留美精英10人，這10人均為即將回國參戰的骨幹力量；空軍第3大隊少尉飛行員彭成乾、林天彰、楊鼎珍、羅謹瑜、高士恒等5人，他們在美國經過一年嚴格的高級飛行訓練後都以優異成績順利畢業，渴望早日回到

祖國上陣殺敵。還有中國空軍第3大隊機工長劉春明、盧齊允、劉家明、黃天浩和機械師宋子武，也均是自美國完成戰備訓練的中國空軍優秀機械人員。原本他們的歸國將有效充實中國空軍的作戰和地勤力量，卻不料在抵達國門的前夕中途折戟，壯志未酬！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令人扼腕！

乘客中軍階最高的是國軍化學兵團訓練總隊長兼軍政部防毒處處長李忍濤少將。李忍濤是雲南鶴慶人，清華大學畢業後考入美國弗吉尼亞軍事學校步兵科，和孫立人是校友。弗吉尼亞軍校是美國有名的「南方西點軍校」。李忍濤因在美國學業優秀得到中國政府委派德國陸軍參謀軍校（原普魯士軍事學院）學習，攻讀理化科學和軍事化學。1932年學成歸國後任中央軍校軍官教育總隊中隊區隊長兼教官。其間他完成了有關化學兵和化學戰等一系列教材的翻譯和編寫，力倡在中國建立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兵種——化學兵。在李忍濤的推動下，蔣介石於1933年決定成立化學兵部隊。李忍濤擔任上校隊長，成為中國化學兵部隊的創建者與領導人。1938年7月，李忍濤升任化學兵總隊少將總隊長。1943年2月，化學兵總隊所屬炮一團和炮二團奉命參加中國遠征軍赴印緬戰場作戰，李忍濤以化學兵總隊總隊長兼軍事委員會外事局高級參謀身份赴印度，協調中美軍隊關係，配合中國駐印軍司令史迪威打通中印公路，視察學兵總隊參戰部隊。李忍濤在印緬戰場完成使命返國覆命，不幸遇飛機失事身亡，年僅39歲。為表彰他為創建中國第一支化學兵部隊和在抗日戰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1946年2月國民黨政府追授李忍濤為陸軍中將。

再說回在「峨眉號」失事那個夜晚，駕駛大西洋號從汀江平安飛回昆明的那個王牌飛行員衣復恩。在林大綱飛機失事後，他成為蔣介石唯一的御用飛行員。1949年大陸大西南易手的最後危急時刻，他駕機把蔣介石父子從成都安全送到台灣。到台灣之後，衣復恩更受重用，出任空軍情報署長，負責指揮台灣情報機構和美國中央情報局聯合組建的

兩支對大陸的特殊偵察部隊——黑蝙蝠中隊和黑貓中隊。黑蝙蝠中隊負責低空電子偵測，黑貓中隊則駕駛U-2高空偵察機，深入大陸腹地拍攝軍事設施。在台灣，只有三個人有權調動U-2偵察機：衣復恩、蔣經國、蔣介石。衣復恩和蔣家的關係也更近了。他的兒子認了宋美齡當乾媽，蔣經國全家經常到衣家做客。在外人看來，衣復恩簡直就是蔣家的「自己人」。1961年，衣復恩升任空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1963年，晉升中將。

誰也沒有想到，紅得發紫的衣復恩在1966年9月9日被軍法局抓進大牢，被莫名其妙地關押了1,066天。衣復恩出獄後才想明白他被關押的真正原因：一是他曾向蔣經國的潛在競爭對手、副總統陳誠套近乎，被蔣經國視為「吃裏扒外」。二是他多次在公開場合質疑軍購決策，而負責軍購的很多人都是蔣經國的親信。三是最致命的。他曾酒後吐真言，說「反攻大陸不可能成功」。這句話對蔣介石父子來說，簡直是大逆不道。

衣復恩出獄後主動申請退役，開始經營一家叫「亞洲化學」的小公司。這家公司主要生產膠帶，年營業額不過幾十萬元新台幣。衣復恩把軍隊裏那套管理方法帶到了企業經營中：紀律嚴明、賞罰分明、執行力強。同時，他又充分發揮自己在美國積累的人脈資源，引進先進技術，開拓國際市場。到1990年代，亞洲化學的年營業額達到48億元新台幣，在全球膠帶行業排名第二。衣復恩成了台灣商界的傳奇人物。但他從來不在外人面前提起自己的過去。只有偶爾喝多了酒，他才會感慨一句：「我這輩子，前半生生在天上飛，後半生在地上爬。飛的時候風光，爬的時候踏實。」

2005年4月9日，衣復恩在台北逝世，享年89歲。臨終前，他對守在床邊的家人說了最後一句話：「我這輩子，飛過最遠的路，是從美國飛回中國的那兩萬公里。但最難走的路，是從軍法局那扇鐵門走出來的那幾步。」說完這句話，他閉上了眼睛。窗外，一架飛機正從天空掠過，轟鳴聲漸漸遠去。



●中國化學兵創始人李忍濤將軍。作者供圖

生活點滴

●劉益善

# 借書讀的日子

在鄉下，由於家境清貧，少年的我根本就買不起書讀。況且，有書賣的新華書店在金口鎮，離我們家有15里路。為了有書讀，我就千方百計找機會向有書的人借書讀。

我記憶最清楚的借書是在小學三年級。我們班上有個姓李的女孩，說起來還是我的表姐，她有一本彩色連環畫《嫦娥奔月》，我很想借來看一看，但一直難以借到。有一次，夏天，我從家裏帶了一瓶涼開水到學校喝。裝開水的瓶子是支洗淨了的酒瓶。她渴了，找我要水喝，我高興地把瓶子遞給了她，並向她借《嫦娥奔月》讀。她喝了水，把書借給我。我拿到書，像拿到了寶貝，就迫不及待地飛翔在嫦娥那美麗的故事裏。可能是女孩敏感，我那酒瓶裝的涼開水稀薄的酒味刺激了她的胃，她喝了水後，竟然噁心得吐了。我這個小表姐生氣了，就賭氣地把她的書從我手裏要了回去。可憐的我，還沒有把《嫦娥奔月》讀完。

記得初中畢業時，我們村裏來了一批知識青年，知青中有一個姓張，有一個姓李。他們倆帶來一隻大木箱，木箱裏裝的全是書。姓張的那位有個大哥是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的，小張把他哥哥用過的教材都帶來了，有《中國文學史》《古代文學講義》《當代文學作品選》《文學理論》《漢語語法》等。

那時我已醒了升大學的夢，但求知的夢仍然在強烈地燃燒，想着多讀點書總有好處。我雖然讀過不少新舊小說，但像文學史、文學理論、漢語語法這類專業書籍讀得很少，因此很想讀。於是我向小張提出借這些書讀，小張沒有拒絕也沒有答應我，只說時間還長，以後再說吧。我聽了有點灰溜溜的，心裏不是滋味。

我在鄉村，勞動累點、吃苦點穿差點沒關係，但如果見到好書讀不上我就受不了。我決心要從小張那兒把那些書借到手裏來讀。連連幾天，我吃不好睡不香，連做夢都夢到我捧著那幾本書在讀。

我要好好設計一下，接近小張和小李。小李和我都是從武昌縣一中畢業的，他高我一屆。我決定先從小李入手，再接近小張。小李小張住在一個知青點，兩人在一個生產隊勞動，在一個屋裏住，在一個灶上開伙做飯。他們倆除了出工，放工回家後還要挑水砍柴，自己做飯，忙得顧此失彼。鄉下沒有自來水，村裏人吃水要到小河裏挑，小河的坡岸很陡，從河裏挑一擔水爬上來，很是吃力。

我瞅準機會，以同學的名義找小李玩，到他們的小屋裏幫忙砍柴挑水，還燒火做飯，從自己家裏帶一些新鮮菜送給他們吃。小李與我關係變得很親密，我與小張也交上了朋友。小張喜歡寫詩，我那時也寫一些詩歌，我們在一起討論詩歌，很快樂。我的目的達到了，小李小張成了我的朋友，他們的書箱完全向我開放了，我把小張帶來的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的教材讀過了而且記了筆記。我借到了書，也交上了朋友，感到一種溫馨和甜蜜。

1971年初，我被推薦到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讀書，老師給我講的課程，我大部分都已經學過了。三年後畢業時，我的考試成績是全優。這些是我在鄉下熱愛讀書打下的基礎。

詩詞度墨香

●梁君度



## 七絕·香港元宵

維灣煥彩映蒼穹，  
春風織錦韻千重。  
駿影遙馳紫荊發，  
太平山下瑞光融。

歲次丙午時年八十

文化解碼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 山是一尊佛 佛是一座山

作為導演，我最近在製作一部電影《千年大佛》，藉此我寫一篇關於這尊大佛的傳奇。

在四川樂山，有這樣一座山——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這佛通高71米，為彌勒佛坐像，靜坐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匯流處已有千年之久。在我的眼中它不僅是今天世界的文化遺產，更是中國古代水利工程與人文精神的完美結合，是一座深刻改變了當地自然、文化和經濟格局的千年超級工程。

很少有人知道，樂山大佛最初的建造動機，是治理水患。唐代初年，三江匯流處水勢洶湧，「突怒哮吼，雷霆百里」，過往船隻常常舟毀人亡。公元713年，一位出家入海通禪師發願開鑿大佛，希望借助佛力緩和水勢，保佑水患中的蒼生，這一幹就是90年才最終完成。

雖然以今天科學的眼光看，大佛本身並不能改變樂山大面積的水文地理條件，但在開鑿過程中，大量山石填入江中，客觀上改變了河道底部的結構，減緩了水勢。更重要的是，大佛建成後，成為了往來船工和商賈的巨型地標、祈福平安之地——看到這尊山一樣的大佛，便覺得內心有了安全的寄託和依靠。

從這個意義上說，樂山大佛不僅是一件佛教藝術品，更是一座承載著關懷生命的系統工程。

大佛能在江邊屹立一千多年而不倒，本身就是中國古代工匠智慧的見證。

它有一套極其精巧的排水系統——隱藏在髮髻、衣領和胸前的排水溝，能有效減緩雨水對岩體的侵蝕。這些設計隱蔽而巧妙，既不影響佛像的莊嚴，又起到了實實在在的保護作用。歷朝歷代對大佛的修繕，本身就是一部中國石窟保護的微縮歷史。

這種「因地制宜、防微杜漸」的理念，至今仍為後世的石窟保護工作提供著寶貴經驗。

大佛的建成，讓樂山成為佛教聖地之一。圍繞著大佛，凌雲寺擴建壯大，無數信徒前來朝拜，周邊寺廟相繼修建，佛教文化在此繁榮傳播。

隨之而來的是經濟的活躍。古代香客和遊人的往來，帶動了

客棧、茶館、香火舖子的興起。到了近現代，大佛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影響力更加凸顯，旅遊業成為樂山的支柱產業之一。交通、酒店、餐飲、文創，整個城市的經濟發展都與大佛息息相關。

可以說，大佛不僅改變了樂山的精神面貌，也改變了這座城市的物質形態。

對樂山人來說，大佛不只是一個旅遊景點。它已經融入了城市的文化血脈。那句「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的說法，早已成為樂山人向外地朋友介紹家鄉時脫口而出的話。這種文化認同感，讓整個城市的精神氣質都多了一份歷史的厚重和包容。

一千多年過去，大佛從一座鎮水的大佛，慢慢變成了整個城市生活和靈魂的一部分。它像一位沉默的守護者，看著這座城市一代代人繁衍生息，也從宗教雕塑，成為中國文化符號的一部分，成為一個城市獨一無二的文化地標。

今天，當我們站在大佛腳下，仰望這尊千年巨像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件古代藝術精品，更是一部凝固的、關於人與自然、信仰與生活、工程與人文相互交織的史詩。



●樂山大佛是今天世界的文化遺產。作者供圖

浮城誌

●楊隱

# 鄉村舊時光

鄉下的日子，是被春天的太陽曬暖的，被夏天的雨水淋濕的，被秋天的金黃染紅的，被冬天的雪風吹冷的，是裊裊炊煙喚醒的，是在田地裏播種收割時抬起頭來仰望的，是放牛娃在山林裏放牛時打鬧的，慢慢騰騰，不急不躁，忙中有思。

雞叫三遍的時候，村莊就在鳥兒的呢喃聲中醒來，母親悄悄起床，隨著廚房裏瓜瓢碗筷的碰撞聲和柴火在灶孔裏的爆響聲，縷縷炊煙從房頂溜了出去，滿屋飄來米湯、青菜的香氣。我也趕緊起床，吃過早飯，背上書包，走在天還朦朧的上學路上。

早晨的霧氣剛剛散去，太陽爬上了山坡，把暖暖的陽光灑進院壩。村裏幾位古稀老人搬一把竹椅，坐在太陽下一邊擇菜，一邊聊天，話不多，眯著眼，看著雞群在地上啄食，手裏還沒擇完的菜不知什麼時候掉到地上。風從山坳裏吹過來，樹葉和竹葉沙沙作響，彷彿在回憶過往的歲月，和老人悄悄對話。

稻田裏，有農人彎下腰，把希望一株一株地插下去。山地上，也有農人彎下腰，把日子一鋤一鋤地種進泥土裏。不管是田裏還是地裏，滴下的汗水就能換來莊稼的生長。下雨了，不是春雨，是那種嘩嘩作響的傾盆大雨，農人披起蓑衣，戴起斗笠，扛起鋤頭，在風雨中，去管理田裏的秧苗，不讓洪水沖走。頂風冒雨，就是為辛勞播種的踏實。

秋天的鄉村像一幅圖畫，金黃的顏色染遍田野、染遍山林。農人的心裏是充滿喜悅的，腳步聲卻不停地響起。掰玉米、收稻穀、摘水果，火燒雲把天邊燒得紅彤彤的，涼涼的秋風颯來，農人趕快在心裏祈願秋筍不要躲得太早，好收割、好曬穀。

冬天到來的時候，漫天的雪花和冰冷的空氣彷彿把日子凝固了。唯有小孩子背著書包，提著火籠子，穿著綁著細細草繩的膠鞋踩在鄉間小路上的聲音，震飛了樹上的鳥兒，鳥兒騰空飛起，抖落一身的霜雪，孩子們嘰嘰喳喳的童音，成為冬天裏鄉村最美的旋律。

臘月三十晚上，家家戶戶的煤油燈亮著，昏黃的燈光透過木窗，照在飯桌上，照在親人臉上。一年的辛勞，一年的困頓，都在這一頓團年飯中，慢慢化開。

那時的鄉村孩子，沒有手機、遊戲和電子玩具，一根繩、一個鐵環、一本連環畫、一頭牛、一個背兜和一把鐮刀，就能消耗掉一天的時間。玩累了，就坐在學校的操場上，看飄飄而過的藍天白雲，幹活累了，就坐在院壩裏，看慢慢落下的夕陽。書中的故事、大人的經歷，都像泥土一樣厚重樸實，扎進幼小的心靈。

後來因參加工作離開家鄉，走得遠了，心裏最掛牽的地方，依舊是那段鄉村舊時光。

詩詞偶拾

## 人間剎那（組詩）

暮色蒼茫

坐在露台上  
看太陽  
那麼輝煌地老去  
而  
十一個月的小崽崽  
正啃著自己的腳趾頭  
笑

## 馬年辭

卸鞍，褪轡  
拔釘，棄蹄鐵  
去南山，陪一匹  
秀髮飄飄的雌馬  
從此，耳鬢廝磨  
上午還在吵架的  
兩親家  
坐在院子中間  
睡著了，活像兩尊  
金型的菩薩

## 暖陽

早上起來，發現還有一首歌  
能讓我流出淚來  
坐在馬桶上  
那些遙遠的音符透過指縫  
滑過面頰，微鹹

## 無題

那些遙遠的音符透過指縫  
滑過面頰，微鹹

●廖黑叔叔